

第三次台海危机中向台提供情报的军内叛徒

◀◀上接 05 版

庞大为考虑后也赞成张志鹏的建议,并希望台湾军情局出资 20 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开办公司,交由邵正宗、沈丽昌两人经营,以此来挽留邵正宗继续为台湾方面工作。但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晏反对这一建议,最终决定发给邵正宗 7 万美元的遣散费,同时还给了沈丽昌 3 万美元的补偿金。沈丽昌于 1997 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为了防止刘连昆受到邵正宗退出的影响,台湾军情局对刘连昆隐瞒了上述内情。

刘连昆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情报

从 1992 年开始,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对外军购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

1992 年 11 月,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中国大陆向俄罗斯购买苏-27 战斗机和 S-300 防空导弹的详情。

1993 年 1 月,刘连昆又向台湾方面报告中国大陆计划向俄罗斯购买苏-30 战斗轰炸机。

1993 年 1 月 13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该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台湾方面并没有及时获取到。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昆尽可能搜集这一重要情报。3 月 5 日,刘连昆以手抄件的形式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于是在 5 月 6 日将这一重要情报通过“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这也是刘连昆向台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之一,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

金钱是奖励间谍最常用的手段,各情报机构莫不如此。而台湾方面对刘连昆的金钱奖励一般是按照他所提供文件的密级、时效、内容长短等因素来决定的,机密及机密以上的文件一律给予“奖金”。据庞大为后来回忆,刘连昆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 40 万元新台币,多则 100 万元新台币以上。而这些“奖金”,都是由“少康专案”交通员张志鹏转交,为方便携带都折算成了美元。据估计,台湾方面给刘连昆发放的薪酬和“奖金”,总金额达到了 4000 万~5000 万元新台币,当时合 140 万~170 万美元。刘连昆曾经多次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有一次他的妻子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举动,并以自杀相逼,劝说刘连昆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军情局得知此事后,曾经给刘连昆 10 万美元,要求他在北京另

外购置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而据庞大为估计,张志鹏也先后获得了 1000 多万新台币的“奖金”,此外,张志鹏也按月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酬。

庞大为二次入陆遭到跟踪监视

1994 年 12 月,台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昆的联系,并通过刘连昆进一步渗透解放军高层,扩大情报网络,于是派遣庞大为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见刘连昆。12 月 4 日,庞大为先到香港和张志鹏碰头,共同研究进入中国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昆见面的时间、地点、方式、联络方法、应急撤退路线等。当天下午,庞大为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让他于五天后在珠海拱北口岸接应,协助庞大为携带刘连昆交付的机密文件从珠海出境前往澳门。

12 月 5 日,庞大为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乘火车抵达广州,入住华夏大酒店。当天下午庞大为还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数量异常,医生要求庞大为立即住院治疗。而庞大为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就离开了医院。下午 5 时,庞大为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就在酒店大堂里,庞大为发现被跟踪。

在这种情况下,庞大为冒险进入白天鹅宾馆大堂,并走到张志鹏身边告诉他出现了危险情况。张志鹏告诉他,刘连昆已在宾馆房间等候,请他赶快上去。庞大为利用五分钟的短暂空隙与刘连昆见了面,并转交了情报“奖金”。

在广州受到跟踪,迫使庞大为于 1994 年 12 月 6 日晨搭乘火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原计划从珠海离境。他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昆,原因是当时刘连昆对李登辉的“台独”言行感到不满,感觉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在帮助“台独”分裂国家,还表示要退出间谍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安全局局长的殷宗文还特别请张志鹏转告刘连昆,台湾军方和情报部门是反对“台独”的,希望刘连昆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

内线情报帮助台当局渡过危机

正是由于庞大为的这次行动受到了跟踪,他于是怀疑上了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国安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因为只有李志豪一个人知道庞大为在广州的住址。李志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人,后被台湾军情局吸收。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并判处无期

徒刑(2015 年底获释)。

虽然李志豪提供的情报打乱了庞大为的计划,但李志豪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的会面对象是谁,因此刘连昆暂时没有暴露,继续充当台间谍。

在 1996 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刘连昆在解放军系列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就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方面。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编列预算 40 多亿元人民币,并做好了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

而刘连昆不仅事先向台湾方面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课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台湾方面在得到刘连昆提供的情报后,暗中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两次赴美求救。而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向中国大陆施压。这也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面对美国方面的军事压力,解放军也调整了演习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昆所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解放军第二炮兵发射的东风-15 短程弹道导弹是“空包弹”。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事后,张志鹏非常生气,毕竟这个机密被李登辉曝光后肯定会引起中国大陆方面的高度警觉,加速刘连昆的暴露。

同时,刘连昆也向台湾方面暗示,他的部分“奖金”被张志鹏贪掉了。台湾军情局在得知此事后,认为张志鹏的个人操守有严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昆的情绪和“工作”。而且当时张志鹏已经七十多岁,远远超过了情报人员的最高年限,健康状况也不佳。因此台湾军情局顺势“淘汰”了张志鹏。1997 年张志鹏正式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时,军情局还欺骗他说:“刘连昆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事实上,刘连昆并没有退出,台湾军情局另找台商杨铭中担任交通员。而庞大为也调到了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少康专案。

不过,由于刘连昆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我们是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期间,刘连昆与他仍有联系。当时刘连昆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办成。

刘连昆、邵正宗间谍案终被破获

1999 年 3 月 29 日,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1999 年 4 月 9 日,仍然不知已

“东窗事发”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铭中从上海给刘连昆打电话,因而暴露身份和位置,三天之后被逮捕。不久后,畏罪潜逃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昆、邵正宗系列间谍案全面告破。

而人在西班牙的沈丽昌,在得知刘连昆、邵正宗被逮捕的情况后,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此前中国相关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开办的公司将要发放红利为由,试图将他引至中国大陆境内抓捕。老奸巨猾的张志鹏让他的女秘书姚嘉珍代为前往,结果姚嘉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后,张志鹏感觉待在香港也不是绝对安全,被迫逃回台湾。并于 2000 年 12 月,状告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泄密,导致所谓的“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 1 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原因竟然是因刘连昆和他的间谍身份暴露,导致他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投资全部“损失”。最终,台湾军情局给了他 300 万元新台币,另外每个月给他发放 5 万元新台币的生活费和 1 万元新台币的津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刘连昆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刘连昆、邵正宗系列间谍案的破获,给台湾情报部门以沉重打击。但时至今日,该案件的很多细节仍然是个谜。

庞大为事后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城是刘连昆身份暴露的直接诱因,也不排除中国大陆方面得到过比较可靠的内线情报,进而掌握了关键的侦查线索和方向,当然相关技术手段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也有台“国安局”了解内情人士透露,刘连昆身份暴露其实和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的关系更大。在他为台湾工作的七年间,许多台湾军情局官员,包括前局长殷宗文等,因为刘连昆提供的珍贵情报,获得高额奖金、升官,甚至高层宠信。由于人人想分这杯“肥羹”,变得多人经手刘案,刘连昆的间谍身分终于不保。

刘连昆、邵正宗系列间谍案被破获后,除张志鹏、沈丽昌侥幸逃脱外,关键人物无一漏网。

庞大为于 2000 年 7 月退伍后,后因著作中内容敏感被台当局以“泄密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个月,但缓期执行。2012 年 6 月,又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2013 年 9 月入狱服刑。

而刘连昆和邵正宗两人,经过解放军军事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于 1999 年 8 月被处决。刘连昆的妻子始终无法原谅他,因此拒绝认领刘连昆的尸体。2002 年 8 月,台湾军情局在所谓的“戴雨农先生纪念馆”内安放了刘连昆和邵正宗的牌位。

(据《海峡天空读懂世界》)

煤烟笼罩下的蒙古国首都

■ 张传杰 张海芹

空气污染严重威胁儿童健康

据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报道,外面是零下 24 摄氏度,但是小婴儿阿尔马斯别克·托塔克汗却在温暖的襁褓中睡着,蒙古包里炉火烧得正旺。他的妈妈那索尔从雕着椰子树的婴儿床里抱起他,放在膝盖上摇晃,医生一会儿要给他打针。

采访时,阿尔马斯别克才 11 个月。他还能叫爸爸妈妈,但是他会说“bain uu”——蒙古人接起电话时说的问候语。他穿着格子呢睡衣,呼气的声音像是小狗喘气,他已经住过八次院了。“我们家小儿子总是生病。”25 岁的那索尔说。去年 9 月,阿尔马斯别克被诊断为支气管炎,接着发展为肺炎。11 月和 12 月,一家人几乎都在医院度过。“我们有时候一住院就是 10 天。然后在家待上四五天,又得去医院,”她说,“他上次住院,进了特护病房。”

现在,肺炎是蒙古国 5 岁以下儿童第二大致死原因。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呼吸道感染病例 10 年间增加了 170%,城市儿童的肺功能比郊区儿童弱 40%。

乌兰巴托位于河谷处,四面环山,雾霾散不开。但是当地人讲,2005 年以前,几乎没什么人发觉冬季空气污染的问题。现在,乌兰巴托已经是全世界 PM2.5 值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PM2.5 是一种极小的颗粒,裹挟着砷和汞等致癌物质,可以穿透身体里大多数的保护和过滤系统。

PM2.5 形成的主要因素是燃煤,乌兰巴托 1 月的平均最低温度是零下 29 摄氏度,但是偶尔温度可以降低到零下 40 摄氏度。今年 1 月末,政府安装的监测器显示,乌兰巴托的 PM2.5 指数已经达到 3320,比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每日 PM2.5 指数上限还高了 132 倍。

俄要“核实”美登月真假

■ 惠晓霜

俄罗斯航天员未来登月任务包括核实美国宇航员是否真的登上过月球?

美联社 11 月 24 日报道,当天上传社交媒体推特的一段视频中,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就美国宇航员是否真的登月这一问题作答:“飞过去并核实他们是否到过那里,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11 月 19 日发布俄罗斯登月和建设月球

很多城市受到诸如工业排放、化学排放和汽车尾气等严重污染,乌兰巴托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4 月,美国健康影响研究中心报告称,2016 年,610 万人口的死亡原因与长期呼吸污染的空气有关。

非洲和南美洲都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是都不如亚洲的空气污染程度严重。新德里市首席部长称新德里是“毒气室”。2016 年,空气污染致印度 161 万人口死亡,同年,中国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 158 万。2017 年,北京市取消建设 103 座燃煤发电站的计划,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如果单从数据上看,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程度不如中国北京、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德里或是孟加拉国达卡严重。但是健康部门认为,乌兰巴托冬季 PM2.5 等级最高的时候,空气污染造成的后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空气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儿童健康。今年 2 月,蒙古国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示“儿童健康危机”到来。

蒙古国的空气污染甚至杀死了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去年冬季的胎儿死亡率是去年夏季的 3~5 倍,空气污染与胎儿死亡有紧密关联。

“人们不愿意思考潜在的威胁,是他们干脆不去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蒙古国代表艾力克斯·海青斯说,“我们必须开始讨论蒙古的空气污染与健康危机,超过一半的人口已经暴露在危机下。”

医生已经到那索尔家了。阿尔马斯别克最近得了肺炎,必须每 8 小时注射一次抗生素。小孩没有注意到医生要打针,医生轻弹针管的时候,他正攥着一块面包,要往嘴里塞。擦药消毒、注射、小孩大哭……

教育、医疗和就业条件吸引牧民来到城市

两年前,和很多人一样,那索尔

基地计划,打算 2030 年以后实现登月。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从罗戈津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判断,他看似在“开玩笑”。

苏联与美国上世纪陷入以军事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期,美国制定“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 年首次登上月球,美方宇航员先后登月 6 次;而苏联登月计划以失败告终。

只是,一些“阴谋论”者认定美国宇航员实际没有登上月球,以造假手段欺骗世人。

(新华社供稿)



煤烟笼罩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和她的丈夫阿尔皮斯白离开了父辈放牧生活的草原,到首都乌兰巴托追求更好的生活。由于社会和环境因素,放牧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大城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条件吸引牧民来到了城市。近三十年来,很多蒙古国人在首都乌兰巴托重新安家。如今,几乎一半的蒙古国人口定居在首都。城市周围的山区布满了蒙古包和自建房屋,这些居所大多没有集中供暖设备、自来水和水管。

乌兰巴托 150 万人口中,有 2/3 住在蒙古包聚居区。不牢固的栅栏分隔开各自的居所,山坡上伫立着冒烟的烟囱、高压电线和旱厕。雾霾像一道幕墙,遮住了城市里的建筑物。在最冷的几天里,千家万户烧着炉火。

一年下来,整个城市要耗费 100 万吨煤。穷苦人家用不起煤,就烧塑料瓶或是橡胶轮胎。

那索尔两口子从来没后悔搬到城市。4 岁的大儿子在乡下出生,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二女儿 2 岁,眼睛明亮,身体健康。他们有一小块地和一座建了一半的砖房。在城市出生的小儿子是他们最大的担忧。那索尔不能让他冻着,但是一暖和起来,他就要大口喘气,吸入的污染也就更多。“我怀念乡下清新的空气,”她边说边把煤放进炉子里烧,“雾霾太严重,有时候出门什么都看不见,特别可怕。”

打完针两小时后,爸爸阿尔皮斯白的卡车停在了家门外。他去市场上卖煤回来了——市场上还有人卖粘上积雪的木材捆和二手韩国汽车零件,他的生意支撑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他用沾满煤灰的双手脱下靴子,和孩子们玩儿了一会儿,吃了一盘土豆炖马肉。接着,他就要启程去纳莱哈了,那里是矿区,基本都由私人老板经营。

一卡车煤可以供应一户人家用两个月,能卖 100 美元,蒙古包聚居区中 70% 的人家都使用纳莱哈地区运来的煤。但是挖煤是个危险的活儿。官方报道称,平均每年有 12 名矿工在纳莱哈地区死亡,但是有很多矿工夜里偷着去挖煤,他们的死亡没有计入统计数据,所以很难说清矿区旁埋葬了多少尸骨。不过,阿尔皮斯白还是庆幸自己有工作能养家。“只要我健康,孩子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他



那索尔一家

说,“如果我病了,失业了,那孩子们也完了。”

从前,煤炭和商品交易在这里是大产业。2011 年,因为繁荣的煤炭生意,蒙古国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2012 年和 2013 年,蒙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翻了一番,世界银行称,蒙古正处于关键的产业转型期。但是,繁荣持续的时间短暂。尽管乌兰巴托的时装店和酒店业近几年开始发展,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产业没有足够多的利润,无法支撑产业转型。

金属价格下跌、煤炭订单金额减少、货币贬值、外国投资僵化……此外,蒙古国主要的社会项目也搁置下来,比如 2013 年蒙古政府计划给几千家住在蒙古包里的居民重新安置公寓,但是这项计划搁浅了。

阿尔皮斯白知道他卖的煤导致了孩子的病,但是他别无他法。“看到儿子经常生病,我有时候会后悔来到这里,但是只有搬到乌兰巴托,孩子们才有前途,才能上好大学。”他说。

蒙古国已经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了。世界银行投资了一个项目,将蒙古包的火炉替换成清洁燃烧的设备,这项措施暂时提高了空气质量,但是由于普及率有限,移民流入量大,用清洁设备的效果还是被抵消了。去年,乌兰巴托市长宣布在 2020 年前控制流入人口数量。

但是,如果应对问题的最终方案确定不下来,那么像那索尔这样的母亲就得继续烧煤取暖,像阿尔皮斯白这样的父亲就得继续为了生存偷着挖煤,像阿尔马斯别克这样的小孩就得继续忍受病痛。

(据《海外文摘》)